

永懷百歲壽翁曾虛白

● 莎 菲

奔赴國難烽火山城

抗日戰爭初起，四十餘歲的曾虛白，奉政府之召即刻當晚取道武漢趕赴戰時首都重慶。八年戰時堅苦，吾人後輩不克想像。曾氏當年對生命家室，不加考慮，重慶大轟炸時，僅與其長子二人相依為命。

抗戰後期，我自上海聖約翰大學轉學至成都燕京大學，前聖約翰新聞系主任武道（Wour），是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出身。當時已在重慶國際宣傳處任職，燕大新聞系主任又是與曾虛白上海時代相識，當時美國哥倫比亞新聞研究院設有分院在國際宣處附近，我希望畢業後能入該院深造，因此乘暑假，從成都赴渝拜訪曾老伯，那年也是我初遇其長子曾坦。

曾老伯有愛女在滬，與我年齡相仿，

我則隻身離開日軍佔領區。思親想家，自不待言。我雖年輕學淺，但和老伯無話不談，不僅討論時事新聞，又談我所傾慕李清照的詞，徐志摩的新詩等等。若干年後，老伯笑我：「年紀小，裝大人。」

公務繁忙仍事譯文

老伯雖任事政界，但實是文人本色，那時他以民國二十六年所譯商務印書館出版之「英雄與英雄崇拜」(Hero And Hero Worship) 送給我。那時我不知作者嘉萊爾(Carlyle)是何許人，也不知其原本是英文或法文，只知譯本通常總不免有洋文氣息，翻譯最困難是一時意譯，一時直譯，而老伯的譯文，讀起來有似原本中文，一氣呵成。那時老伯有意譯「戰爭與和平」，我們三人分析女主角娜塔伊的性格又惋

惜她的遭遇，可惜處務繁多，不克如願。週末或假期，三人又常到美國新聞處看免費電影，學到不少美語，與以前書本上學到的英國會話不同。

曾坦則教我象棋及圍棋，可惜我至今不得其要。

暑假完畢，我又回成都燕大，老伯與曾坦頻頻來信，鼓勵倍至。

翌年暑假，我又回重慶，適值老伯五十生辰，當時雖值戰時，但通常也有不少部屬及友朋，他平身不愛鋪張，只有曾坦和我知其生日，三人在竹籬木門的小庭院內舉杯對月，算是慶祝大壽，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嚐酒，此景此情，使我終生不忘，老伯書生本色，一生清廉，可想而知。

勝利還都東西奔波

抗戰結束，政府遷都南京。老伯恰於陰曆八月中秋回滬，八年遠別，當年匆匆赴渝，不知是生離或死別，如今親友團聚，若是目前洋派，必是擁抱哭泣，然其時家人不過設席與各親友互道別情，幾十年苦難，總算苦熬過去，老伯因公務尚待結束，又匆匆回渝。

當年各大學院，多從戰區遷至後方，政府復員回南京，在重慶的各大學，當然都要回原址復校，惜民運擁擠，只得各自設法。曾坦以學生自治會會長之職，蒙校長允許，竟得一拆空作廢之小兵艦，會同十餘位同級同學，自長江順流而下，經二十九日回滬，長江綺絕風光，一時觀賞不盡。後筆者買到機票回滬，得家長同意，與曾坦結縈於上海勵志社，於是老伯成了我的家翁。

家翁任職南京，接我婆婆同去（自此我隨曾坦稱媽媽），此後倆佬永不分離，直至其先後謝世，想必現在又在另一永恒層次相聚。

金陵美景憂歲月

在南京那一段時光，雖內憂外患。但我們暇時同遊國父陵墓、明孝陵、雞鳴寺

、玄武湖等等名勝，深識人生崎嶇，雖短時相聚，亦知其寶貴價值，兩老當時正值盛年，興趣體力尚勝小輩。

不久，家翁與媽媽又遷台灣，我與曾坦則赴美，誰知就此久居海外。

一年，家翁由美國國務院之邀來美，在兒家小住，回台後著有遊記，若干年後在自傳中提到遊美，居停處主婦與小狗的趣事，即是影射我與愛犬。

回台重聚膝下承歡

一九八〇年間，曾坦承台北某大工業之邀，在台作顧問。不料我婆婆忽然去世，家翁老年失伴，痛不欲生，曾坦即應允父親在台陪伴，我們一住數年。

其間家翁已半退休，僅有數位博士班學士來家作學術研究，曾坦與父住處只一箭之遙。兩家所幸都聘到善於煮家常美味之管家，我們常來常去，又常與家翁駕車郊遊，這一段時間，時局安定，物價平穩，我們又幸暫得天倫之樂。

後來曾坦因病回美，但每年總回去與父親相聚數週，時家翁已不良於行，在家時多，每次我們迎其駕車郊外出遊，其喜樂之情，甚於孩童。

輕聲挽留終成永別

家翁住處，略稱舒服，但僅有臥室一間，我們每次回台，只得住旅店。記得最後一次，我們商量如何慶祝他百歲生日，他輕輕問我：「你們不要回去好嗎？」意思要我們住到他生日，其實也不過幾個月之久，但是我不想說旅店費用問題，只說：「你大壽時，我一定帶全家回來拜壽。」他無奈只點點頭。

翌年正月，紐約恰有打破紀錄之大雪，忽得台北來電，家翁已謝世，二大機場均已停飛，外子似滑雪般駕車去新澤州機場即刻回台，筆者也趕緊收拾於數日後抵台。家翁係公葬，蒙李總統駕臨憑弔，來賓中竟有掩面哭泣者，家屬在堂邊互相支持。我有幸有緣得悉家翁逾半世紀，憶其平生，自盛年至老年，對地位錢財，浩然處之，常對小輩說：「知足常樂」，又自稱「童叟」，這可說是他的人生哲學，也是我終生不忘他的遺言。

百歲一生，壽登期頤，貢獻社會，有為有守，家翁生平留給世人懷念之處很多，這篇拙文，只略表我的一些親身感受與感謝之情。